TMD 和科索沃危机后的中国军事战略选择

唐世平

“安全困境”理论

许多人都铭记着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但克劳塞维茨也许忘了说:所有的军事手段(包括战争)都有它的政治后果。政治和军事间的相互作用决不是单方面的。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只造碉堡,而另一个国家只造坦克和飞机。前一个国家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防御型的,而后一个国家则会被认为是进攻乃至侵略型的,它面临其他国家结盟对抗的可能性就大。又比如两个国家彼此并没有侵略的意图,但一个国家为安全起见而造了一些碉堡(这本身是防御性的),另一个国家看到这一举动就会想:我是爱好和平的,它为什么要造碉堡呢?是不是它想侵略我,所以先造好碉堡然后就准备进攻我了?嗯,那我也先造一些碉堡再说,以防万一。而第一个国家看到第二个国家的反应后就会这么想:我的碉堡是防御性的,它何必也要造碉堡呢?那它一定是侵略型的。这样的相互作用便造就了一个安全困境的上升螺旋(spiral)。结果是,两个国家都因为想更安全而变得更不安全了。

上述的例子便是“安全困境”理论的基本框架①。该理论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吸收了“进攻/防御理论”②,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当进攻压倒防御时,安全困境就恶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就会加剧,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可能性就增大。进攻压倒防御还会使战争变得便宜,因而也就更容易爆发③。该理论还认为,要想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走出或至少缓和“安全困境”,国家必须试图走出“囚徒困境”。

最近的一连串事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安全观。本文将根据“安全困境”理论和

---

① 。John Herz(1950),“Id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 30 (January 1978), pp. 189-214; Charles L. 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Vol. 50 (October 1997), pp. 171-201; Charles 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World Politics, Vol. 44 (July 1992), pp. 497-538.

② Charles Glaser, Op. cit., Charles Glaser,“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Winter 1997/1998), pp. 44-82.

③ Stephen Van Evera,“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Winter 1997/1998), pp. 5-43.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阻吓(deterrence)理论①分析两个关键问题,即美国有可能售予台湾 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科索沃战争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以及我方可能的反应。

台湾加入 TMD 的政治后果

美国刚提出有可能售予台湾 TMD 之后,中国政府就作出了强烈反应。这些反应基本上可以概括成为两点:(1)美国售予台湾 TMD 是侵犯中国的主权;(2)售予台湾 TMD 不符合和平的潮流,有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对于第一点,我们的期望不应太高,因为美国在对台军售上,永远不会顾及中国的主权,而只会从它本身的利益和台湾的利益出发。这一情形,不管我们感情上能否接受,将持续下去。对于第二点,美国的回答是 TMD 是防御性的(至少它的名字意味如此),不对我们造成威胁,因此不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美国甚至可以由此指责,如果有新的军备竞赛,那只能表明中国的进攻性。

要想让美国不做某一件事,就必须让美国意识到这件事弊多利少。也就是说,要想阻止美国出售 TMD 给台湾,我们就必须让美国意识到售予台湾 TMD 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让台湾更安全,相反,TMD 会使台湾变得很不安全。

海峡两岸关系现状之所以得以维持,一个阻吓三角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方以台湾独立就对台用武为威胁;而美国则以台湾如果独立而遭到攻击,美国有可能坐视不管为威胁,阻吓台湾独立。另一方面,美国以其可能的军事干预为威胁,而台湾则以顽强抵抗使我方的军事行动得不偿失为威胁,阻吓我方动武。这两条阻吓之线的任何一条断了,都会从根本上动摇维持两岸现状的基石。

阻吓理论认为,要使阻吓成功,阻吓方的威胁必须是可信的。而威胁的可信度则取决于三个要素:能力、利益和阻吓方威胁在被阻吓方心目中的声誉。失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会使威胁变得没有可信度而丧失其作用。

鉴于导弹力量是我方对台的最主要威慑力量(这显然也是美国要售予台湾 TMD 的借口),台湾拥有 TMD 之后,我方威慑力量的基础、能力便丧失了。这样,维持台海现状的一条阻吓之线就将解体,而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另一条阻吓之线,即美国对台独的阻吓的可信度也将由于美国售予台湾 TMD 而大打折扣。由于美国售予台湾 TMD 实质上是纵容了台独,因此其阻吓台独的决心在台湾(被阻吓方)心目中的声誉将受到严重打击。也就是说,台湾对美国阻吓台独的决心就将产生怀疑。最近李登辉的言论就充分证明,美国对台的大量军售和美国的某些言论已经明显地削弱了美国对台独力量的阻吓,而且这种削弱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事实上,美国要阻吓台独,就必须让台湾感到不太安全。而 TMD 将使台湾变得太安全,与美国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因此,TMD 将从根本上动摇台海阻吓三角关系的稳定,大大增加台独的可能性,而如果台湾明确宣布台独,海峡战事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符合美国和台湾的利益。

当然,美国也许并不真的打算遏制台独,它对台独的阻吓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目的是

① "阻吓"在我国又被称为"威慑"。但从真实含义来看,"阻吓"可能更贴切些。关于"阻吓"理论,请参阅: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 A.: Sage Publication, 2nd ed., 1987).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台湾和它自己争取时间,以让台湾在拥有 TMD 后变得不再担心我方的威胁。但美国这样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从我方的角度考虑,如果台湾在拥有 TMD 后就极可能走向台独的话,那 TMD 部署之前就是我谋求统一的时间窗口。这样,美国出售 TMD 给台湾不但不能让台湾更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更不安全,因为它将大大增加我方在 TMD 部署之前就谋求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

于是,TMD 看似会给台湾带来更多的安全,但因为"安全困境"的动态相互作用,反而会使台湾更不安全。这也许是美国许多政客和学者没有想到的①。

科索沃战争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科索沃战争是传统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极点,是新干涉主义在复杂形势(包括地理和地缘政治)下的重大事件。科索沃的影响绝不会仅限于欧洲大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从纯粹的战略角度看,科索沃战争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清楚地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将可以赢得一场"新的"消耗战(这和俄罗斯在车臣的遭遇截然不同),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海湾战争只是证明了精确制导武器特别适用于开阔的沙漠地形的话,那么科索沃战争就充分证明,精确制导武器同样适用于复杂的地形。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强大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迫使一个弱小的国家因无法承受长期的惩罚而就范。和越南战争以及车臣战争不同,弱国因无法真正地和其强大的对手交手(因为对手在很远的地方,弱国根本无法接近),也就不能让其强大的对手付出足够的伤亡代价而收兵。再者,弱国因无法让敌人付出伤亡的代价的本身又将严重打击其自身的士气,从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在一方能对另一方随心所欲地狂轰滥炸(特别是对许多民用基础设施)而自己秋毫无损的情况下,被炸一方国民的整体承受能力一定是有限的。因此,科索沃可能意味着时间从此不再是弱者的盟友。

科索沃战争还证明,高技术的攻击武器让绝大部分国家无法防守。无论从进攻方使用的战术上还是武器上,进攻都压倒了防御。整个战争的进程完全由进攻方所左右。按照"安全困境"理论,进攻压倒防御意味着战争对于进攻的一方(美国和北约)变得太便宜,因此美国和北约进行类似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将增加。而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报复能力,无法阻吓类似的军事干预。战争变得太便宜更将引发军备竞赛,从而使"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

科索沃战争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其影响存在两种看法,一方面,一些美国学者在尽量降低科索沃战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其他国家不必惊慌。而另一方面,许多其他国家的专家则认为科索沃战争意味着新干涉主义会更加肆无忌惮。这一现象好像牌局中的赢家说自己赢得幸运,而旁人却说它赢得正常,以后会赢更多。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到底哪一种看法更合理?

答案是两种说法都合理,只不过是出发点不同。第二种看法是经典的"安全困境"理论的结论。那为什么说第一种看法也同样是合理的呢?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它是合理的。美国并不希望其他国家认为它是威胁,因为那样不仅会导致其他国家试图发展军力,更

① 傅高义(Ezra Vogel)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参见他在《亚洲周刊》(1999 年 6 月 21 日)的采访录。Thomas Christensen 从中国和日美安保条约之间的安全困境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见: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Spring 1999), pp. 49-80, p. 79.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抗衡它的力量。从赢家的利益出发,赢家当然希望别人(他们都是潜在的对手)认为他赢得幸运,这样可以减少对方的戒心①。

当然,美国和北约强调科索沃战争的结局有它广泛的现实意义也同样符合其利益。这种形象有利于美国和北约阻吓类似战事的重演,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用意尽管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但从维护美国的地位上看,却远不如上述第一种说法更深谋远虑。美国要维持它的地位,其最佳战略就是让别国认为它的霸权不是威胁。

中国的军事战略及其政治影响

由于中国尚未实现统一,所以中国被认为是"(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在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中,又分为两类:贪婪的和不贪婪的②。很显然,贪婪的国家更加危险,因为这样的国家的胃口可能是无止境的。中国无意去搞侵略扩张,只想实现统一,维护其国际公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这一点,美国的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美国也不担心中国会侵略美国,它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强大后会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即中国有可能是一个贪婪的国家。中美之间的这一"安全困境"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可以缓和这一困境。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国必须加强国防建设。但是从我国的国力和"最优选择"出发,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必须带有选择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军事姿态必须切实符合我们的战略目的;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军事姿态必须避免让别国从我们的军事姿态中得出不利于我们的理解。

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点是国家要作最坏的打算。但作最坏的打算并不意味着一味扩充军力,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或是和美国搞对抗。这样的行动不仅是不切实际的,更危险的是,这将使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甚至将中美这种"非敌非友"的关系最终推向"死对头"的深渊。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作最坏的打算,而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策略,特别是什么样的军事态势。这些军事态势必须是既能保护我们的自身利益,又不会被美国认为是危及其利益的。通过采用某些态势和不采用某些态势,我们希望向美国表明中国并不想和美国对抗。也就是说,这些军事态势应尽量避免使"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

比如航空母舰尽管是攻击能力很强的进攻性武器,但因为其防卫能力有限,没有强的生存能力,所以并不是对美国实行阻吓战略的好的武器选择。更糟糕的是,因为航空母舰主要用于延伸力量,会被美国认为是我们有野心要挑战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如果我们以拥有航空母舰的骄傲为出发点而去造航空母舰,就有可能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犯的错误:德国建造的庞大舰队本身不可能和英国海军抗衡,却间接导致了德国的失败。因为英国从德国建造庞大舰队的行动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一个"贪婪的不满国家"?它不满足于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更想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③。我们万不可犯同样的错误。

---

① 我并不是说凡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特殊环境下的事件的美国学者都一定是基于这种出发点。

② Charles Glaser(1992), op. cit.

③ 关于一战的起因,文献浩如烟海,但请参阅: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Atlantic Highlands, N. J.: Ashfield, 1987). 也请参阅 Donald Kagan, On the Orignis of Wa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Doubleday, N. Y.: Anchor Books, 1995), pp. 81-231. Robert Ross 也认为中国不是德国,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无需挑战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见: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1-118.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军事装备的革命来说, 航空母舰的地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其高昂的造价和维持费用以及一艘甚至两艘都不管用的缺陷更应该让我们谨慎行事。航空母舰还会被东南亚国家认为是针对它们的, 引起不必要的反应。而从纯粹的军事角度上说, 要解决台湾问题, 航空母舰也不是必需的。

什么样的军事阻吓?

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的除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外, 就是如何实现统一。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最"生死攸关的利益",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更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民族"两个核心理念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如果我方不得不要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那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阻吓美国可能的干预。因此, 我们要加强的军力必须是阻吓性的力量。我们的军事态势应该是防御性的, 而不应该是进攻性的。但这里的防御力量必须是基于阻吓的防御性力量, 因为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均清楚地证明: 经典意义上的防御力量无法对抗精确制导武器的远程攻击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同核武器的到来一样, 精确制导武器的完善意味着阻吓和防守的进一步分离(特别是在常规战争中)①。在此之前, 一国即便不能主动对另一国造成多少伤害, 但仍可以通过在战场上的寸土必争(比如芬兰对苏联的战略就是如此)而阻吓敌人的侵略(或是压力), 这种战略是抗拒性的阻吓(deterrence by denial)。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 因为双方并不在战场上真正接触, 如果强大的一方并不想占据弱国的领土, 抗拒性的阻吓战略将无法阻吓强大的一方只想迫使另一方就范的战略。因此, 在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 一个国家要想阻吓类似的战争, 必须拥有让对手付出代价的能力, 即以报复相威胁的阻吓(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能力。

阻吓力量尽管必须是攻击性的力量, 但又不是纯粹的攻击力量, 而是报复性的打击力量。如同核阻吓一样, 常规阻吓力量也应该是不易被摧毁而又可以对敌方进行打击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将使我军对美国的常规阻吓从如今建立在防御上的阻吓迈向真正意义的阻吓, 即建立在报复打击力量上的阻吓。阻吓的要点不是我们自己要秋毫无损, 而是要保证对方的损失是其无法忍受的就行。

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干涉力量由四个支柱组成: 前沿驻军、快速机动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立体战场信息(主要包括卫星、空中预警、雷达侦听)和远程打击力量(包括隐形打击力量)。对于其拥有的远程打击力量(比如从B-2/B-52 上发射的巡航导弹), 在未来的相当时间内, 我方恐怕不会有有效的反击手段。但要形成对美国的阻吓, 我方并不需要对其所有的力量均拥有打击能力, 而只需对其四大支柱中的三个拥有打击力量就足够了。

对美国的最佳阻吓性武器是隐形攻击力量: 隐形攻击机、攻击型核潜艇和远程巡航导弹。隐形攻击机作为良好的阻吓性武器是不言而喻的。而隐蔽性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是极佳的阻吓性武器。攻击型核潜艇能威胁美军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 其本身就已构成强大的阻吓力量。攻击型核潜艇还可以携带远

① Glenn H. Snyder (1961); Thomas Schelling (1966), pp. 78-86. 对这些理论的综述, 请参阅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3. 对精确制导武器的影响的早期探讨, 请参阅 John J. Mearsheimi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7. 要注意的是, Mearsheimier 当时认为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防守方, 而我本人认为如今的精确制导武器更利于进攻一方, 因此, 安全困境将趋于恶化。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程巡航导弹去攻击美军在远东的地面力量, 从而构成对美国前沿驻军的打击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即使在美国摧毁了我方相当的地面导弹力量之后仍然可以给美军以重创。同时, 攻击型核潜艇又可以成为对台封锁的有效力量。因此, 核潜艇是加强我方解决台湾问题能力的极佳武器选择: 它既可以用于阻吓美国介入, 也可以用于迫使台湾让步。

对美国的阻吓性武器选择其次应该是信息攻击能力。美军已经十分依赖战场信息优势, 这也就意味着我方应拥有阻止或干扰对方获得战场信息优势的能力, 比如卫星的拦截能力和侦听干扰能力。这样的力量能大大增加美国在远东军事行动的风险, 从而有助于阻吓美国的军事介入。

这些阻吓性的军事力量和航空母舰最大的区别是, 它们并不谋求力量延伸, 而是旨在阻止美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干预事务。尽管美国对此仍不会持欢迎态度, 但会比我方造航空母舰好。在不牺牲我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 这样的军事态势将尽可能地缓和中美之间业已紧张的"安全困境"。

结 论

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战略不在于其言辞, 而在于它的行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 行动, 更具体地说, 只有付出代价的行动才具有可信度①。比如, 我方在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 理性地处理民族情绪; 而最高决策阶层能在其外交政策受到挑战时仍然坚持和美国不搞对抗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行动向美国强烈地表明: 中国不想和美国对抗。同样, 如果我们想观察美国是否从"有条件的接触"(conditional engagement)② 政策后退到"无条件的围堵"(unconditional containment), 我们要看的也是美国的行动。比如美国是否在菲律宾通过美军驻军新条约后, 会毫不考虑中国的反应而继续强化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同盟③, 甚至助长菲律宾日益高涨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大选后, 美国新政府是否敢于顶住来自强硬派的压力, 而致力于修复处在低谷中的中美关系④。和我方的行动相比, 目前美国并没有多少行动, 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因此尚不能让人信服。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① 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尽管专家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围堵"曾争论许多, 但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策会是无条件的"接触"。因此, 这里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接触"。但一个国家的政策有可能变成无条件的"围堵", 比如美国对前苏联和古巴。

③ 有证据表明, 美国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见 Michael Richardson, "U. S. Moves to Temper Asia Role: Gesture Comes in Wake of Anger over Bomb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4, 1999.

④ 有趣但不幸的是, 如果美国看到了这篇文章, 它在这两点上的正面行动就反而不那么有分量了, 但其负面行动则更将证明美国要搞"围堵"。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